

◎纪实

# 可爱的神山

丁晓平



巍巍井冈山，层峦叠嶂，郁郁葱葱，风光旖旎。汽车在山道上盘旋，一会儿高入云端，一会儿深潜谷底，荡漾在绿色的海洋里。此时，我才明白井冈山市扶贫办的罗相兰为什么问我晕不晕车。她要带着我去一个3年前连神仙也不知道的小山村，它却有一个十分好听的名字，叫“神山”。

2019年9月，我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务院扶贫办共同开展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十一”黄金周一结束，我便在第一时间赶往井冈山采访调研。此前，我从来没有想到，闻名天下的井冈山竟然是全国著名的贫困县。要知道，被誉为“天下第一山”的井冈山，是我们的“精神高地”，它是那么神奇，又是那么神圣，还有一些神秘。

历史没有走远，现实也非常逼真。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是集革命老区、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三区叠加”的贫困县。我现在要去的神山村则位于罗霄山脉的深处，在黄洋界北坡的山脚下，距离井冈山市区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是茅坪乡的一个自然村，也是井冈山106个行政村中贫困程度较深的一个。有民谣唱道：“神山是个穷地方，有女莫嫁神山村，住的都是土坯房，红薯山芋当主粮。”

和井冈山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神山村的乡亲也曾为中国革命作出过贡献和牺牲。我没想到的是，第一次来井冈山竟然让自己的人生与脱贫攻坚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然而，这一路上，哪里能看到贫困的影子呢？一座座白墙黛瓦的民居，如同白云般浮在山间，与绿色的大山融合在一起。小罗笑着说：“神山村是井冈山最后一个通水泥路的村庄。习近平总书记也是沿着这条路来神山村的，不过那时的路还没有今天这么好。”

要致富，先修路。在神山村住了一个星期后，我才知道，15年前，这里连自行车都骑不进来，哪里还有机会晕车呢？

## 二

那是2016年2月2日，正值南方的农历小年。因为井冈山连日的雨夹雪，山区的道路十分湿滑。

习近平乘车沿着崎岖山路来到井冈山市茅坪乡神山村。这是一个贫困村。习近平视察村党支部，了解村级组织建设和精准扶贫情况。他一边看规划、看簿册、看记录，一边详细询问。得知这些年村里不断发生着可喜变化，习近平很高兴，希望村里一班人继续努力，团结带领乡亲们把村里的事情办好。

在红军烈士后代左秀发家中，习近平对一家人立足本地资源、依靠竹木加工增收脱贫的做法给予肯定，祝他们生产的竹筒畅销。他指出，扶贫、脱贫的措施和工作一定要精准，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扶到点上、扶到根上，不能大而化之。在贫困户张成德家中，习近平一间一间屋子察看，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入支出账，问家里种了什么、养了什么，吃穿住行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老乡端上热气腾腾的米果请总书记品尝。女主人说，总书记给全国人民当家当得好，老百姓感到很幸福。习近平回应她说，我们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包括我在内，所有领导干部都是人民勤务员。

在村里，家家都忙着准备年货，习近平每到一处，都向乡亲们问好。看到一家正在打糍粑，习近平饶有兴致参与打了起

来。习近平还给贫困户送去年货，给孩子们送去书包，祝家家都把年过好。

总书记到村里的消息迅速传开，村民们聚集到村口，齐声向总书记问好。习近平同乡亲们握手，向乡亲们拜年。他对乡亲们说，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将继续大力支持老区发展，让乡亲们日子越过越好。在扶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总书记真挚热情的话语，温暖着在场每个人的心，阵阵欢声笑语充满整个山村。

“糍粑越打越黏，日子越过越甜。”如今，这句话成了神山村脱贫致富的口头禅，也成了神山形象宣传的广告词。

现在，李宗吾家的“神山糍粑”被评为井冈山十佳特色小吃之一，成为一块金字招牌。

## 三

神山村不大，村内新修的水泥路如同一个枝丫，不到一刻钟就能走完。小罗带着我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调研的路线，一路向北走去。地势越来越高，我们一直爬到北边的山顶上。山顶上只住着一户人家，女主人叫彭夏英。

2016年春节前，全国人民几乎同时看到了一张照片——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片农家，与女主人话家常。这位女主人就是彭夏英。我见到彭夏英的时候，她一手拿着A4纸、一手拿着圆珠笔，站在厨房的门口不停地念叨着什么。

彭夏英文化水平不高，只读到小学四年级。1981年，她在这里做木工的川娃子张成德结婚后，生了3个孩子，大的是女儿，两个小的是儿子。1990年，张成德帮人家撤老屋，墙塌了，他受了重伤，命保住了，但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了。男人倒下了，这个家的顶梁柱就塌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彭夏英把伤心的眼泪往肚子里吞，默默地一个人扛起了生活的重担。可是祸不单行，没过几年，她上山砍竹子时，一不小心摔倒了，从山上滚到山下，爬不起来了。乡亲们把她抬到医院，严重骨折，在手术台上躺了5个多小时。就这样，彭夏英一家的生活慢慢变得困难了，成了神山村需要帮扶的贫困户之一。

2014年，井冈山市的扶贫工作根据“因户施策、因人施策，要扶到点上、扶到根上”的要求，精准发力，采取了独家创新的“三卡识别机制”。即按国家确定的扶贫标准，以“红、蓝、黄”三种颜色确定贫困对象的等次。“红卡”为特困户，“蓝卡”为一般贫困户，“黄卡”则为2014年已经实现脱贫的贫困户。那个时候，井冈山市21个乡镇（场），共有47779户人家，总人口为16.8

万，贫困率达13.8%。作为井冈山35个贫困村之一，神山村全村只有54户、231人，但建档立卡贫困户就占21户、50人，比例相当高。其中，“红卡户”4户、8人，“蓝卡户”15户、35人，“黄卡户”2户、7人。彭夏英是“蓝卡户”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扶持她家养了7头黑山羊，还请来专家教她如何防病治病。很快，她就扩大养殖，发展到四五十只。那时，一只黑山羊在市场上可以卖到上千元，几只羊羔出手，彭夏英就赚到了以前全家一年的收入。随后，她又在政府的帮扶下，养了十几头牛，还养了娃娃鱼，很快就摆脱了贫困。

彭夏英说，中央最关心的是大家脱贫致富的问题。不久，彭夏英开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餐饮店，同时零售一些自家生产的土特产，比如果脯、米果子、茶叶、笋干、竹篮，还培育兰花、映山红等盆景出售。这样，一年下来，她家的收入翻了好几番，达到了10万元，成为村里的脱贫典型。随后，她主动向村里写申请，不要政府的低保，不当贫困户，要求把救助让给“比我更需要的人”。

听了彭夏英的故事，我忽然觉得，站在眼前的这个农村妇女，虽然生活的重担已经把她的腰背压弯了一些，但她是一个有志气的坚强的女人。2017年，彭夏英荣获“感动吉安十大人物”称号，当选吉安市人大代表。2018年10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脱贫攻坚表彰大会暨首场脱贫攻坚先进事迹报告会上，彭夏英又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人穷志不短。从神山村这个山沟沟里，彭夏英依靠勤劳的双手，自力更生斩断了穷根，终于第一次坐上了飞机、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第一次获得了国家级奖励。这真是她这辈子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受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的邀请，彭夏英要去北京参加2019年扶贫日论坛活动。采访她时，她的手中依然紧攥着到北京参加论坛的发言稿，题目是“幸福生活是干出来的”。我看到在文稿最后，她工整地加写了一段文字：“我相信在党和政府的带领下，我们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我们也一定能够同步迈入小康社会。”

我心悦诚服地为彭夏英竖起大拇指点赞，把尊敬的目光投给她。从她的身上，我欣喜地看到，“口袋”富起来的神山村的父老乡亲，在脱贫攻坚这场战役中，“脑袋”也富起来了！她（他）们也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 四

神山村和井冈山的许多村庄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边远山区，气候多变，雨水较多，具有“同山不同季，十里不同天”的气候特征。奇怪的是，2019

年的秋天，井冈山经历了一场大旱，近两个月没有下雨了。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我抵达神山村的这天晚上，天公作美，竟然淅淅沥沥地下了小雨，而且这一下竟然下了一个星期，到我采访调研结束离开时，天又开始放晴了。神山村老支书彭水生操着他浓重的湖南客家口音跟我开玩笑说：“小丁，这场及时雨是你给我们带来的哟。”

彭水生也曾是“蓝卡”贫困户，他也成了井冈山的大名人。

现在，来到了神山村，我一定要见见这位老支书。可是他实在太忙了，白天不仅要为来神山村旅游的客人们做“红色讲解员”，还要去市里做“义务宣传员”，日程满满的。在我即将离开神山的头一天晚上，我终于见到了他。老人家乐观豁达，声音洪亮，鹤发童颜。

漫步神山村，一面“笑脸墙”格外醒目。在墙上，贴着27张满是笑容的村民照片，组成了一个“心”的模样。老支书彭水生的照片位于“笑脸墙”的正上方。78岁的他，红光满面，身子骨硬朗，成了神山村的“形象大使”，天天给来自四面八方的客人讲总书记来神山村的故事，讲神山村脱贫故事，干得像年轻人一样劲头。

村民赖福山的照片位于“笑脸墙”正下方。照片上，他挽着妻子陈秀珍的肩，笑得十分灿烂。曾当过12年神山村村主任的他，最近正忙着把自家的老房子改成民宿。他感慨地说：“总书记讲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不能丢下一个贫困群众，神山村做到了。”

## 五

2017年2月26日，就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神山村一年后，江西省井冈山市正式宣布：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井冈山的人民群众没有辜负习近平总书记鼓励“井冈山要在脱贫攻坚中作示范、带好头”的殷切嘱托，树立了全国减贫事业的里程碑，向世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神山村在党和政府的引领下，采取“品牌+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到2017年，神山村实现了全面脱贫，挖掉了千年的穷根，人均收入从不足3000元提升到7760元，提前摘除了“贫困帽子”。2018年，神山村大力推进产业扶贫、旅游扶贫，村容村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全村贫困人口彻底消除。到这一年年底，神山村农户人均收入1.98万元，其中贫困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达9200元，同比增长11%，实现了脱贫致富。因此，神山村荣获了第五届全国文明村镇、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等荣誉称号。现在，神山村党支部正在全面实施“党建+乡村振兴”战略，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建设美丽乡村。

如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井冈山人民向世界庄严宣告：“红色景区中我们最绿，绿色景区中我们最红！”这是包括神山村父老乡亲们在内的所有井冈山人的铿锵誓言。

在神山村的日子里，我想起了在南昌牺牲的方志敏烈士。他在狱中饱含深情地写下了《可爱的中国》。现如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已经进入收官之年，“可爱的中国”已经成为现实。可以告慰先烈的是，这盛世，如您所愿。

脱贫攻坚战已胜利在望，必将凯歌还！这就是可爱的神山！这就是可爱的中国！

# 鸟叔

胡 轍

繁忙的珠三角地区，顺德区伦教镇鸡洲村的鹭岛上，鸟叔栖身林间，仔细观察着整个竹林鸟的动向。

惊蛰时分，春雷乍动，群鸟鸣叫。夜鹭吃饱了肚子，三三两两陆续赶回来了，它们要在天亮之前回巢休息。白鹭醒了，从藏身的竹丛中探出头来，警惕地巡视周围，确认没有危险，跳跃着从这根竹枝挪到那根竹枝，迂回地站上竹林的顶端。太阳出来了，金色的阳光沐浴着纤瘦而修长的白鹭，雪白的羽毛映射出圣洁的光晕，投射在翠绿的竹林，如空中依然闪烁的星星，散落天际。一只、两只、三只……上升、俯冲、盘旋，像骤然飘洒空中的片片雪花恣意漫舞，充盈天地。阳光更暖和一些，群鸟依依不舍地散开，飞离竹林，寻觅食物。

看着鸟儿轻盈地飞走，鸟叔悬着的心终于安稳下来。几个月前，情况可不是这样。2019年的初冬，到了筑巢的季节，鹭鸟和过冬的候鸟来到竹林，却迟迟不肯栖息下来，只在远远的地方绕来绕去。都十一月份了，起北风了，天气也冷了，鸟儿并没有急于到竹林搭窝，甚至有已筑好巢的鸟儿集体搬家不知去向。急得鸟叔放下生计，骑上摩托车沿着河涌到处寻找，几天下来，跑了上百公里，人瘦了一圈，鸟终于找到了。有的鸟落在了几公里外河涌边偏僻的小树林，有的落在了附近的顺峰山公园里。鸟叔心很不是滋味，养鸟养了22年，其间有太多心酸的往事，自己都坚持下来了，想不到鸟儿现在却嫌弃他了。是竹林出了问题？是有人偷鸟吃？还是有威胁鸟的苍鹰？

为了弄清楚原因，鸟叔决定进入竹林查看情况。多年前栽种的竹子幼苗已成长为高耸挺拔的茂密苍林，遮天蔽日。清风拂过，碎叶颤动。22年前，鸟叔还不叫鸟叔，他的大名是洗铨辉，靠搭排架为生的包工头。因为搭脚手架需要竹竿，租下这座近200亩地的荒岛用来养竹子，没想到竹子长大了，却意外地吸引来众多的鸟栖息。鸟儿越来越多，不但有南方的白鹭、夜鹭、池鹭、牛背鹭、褐翅鸥、大山雀、棕背伯劳、白头鹎、白喉红臀鹎，甚至北方的候鸟、苍鹭、大白鹭、黄嘴白鹭、丝光椋鸟等数万只鸟也来竹林安歇。鸟叔喜在心头，更加精心地照顾好这片竹林，义务承担起护鸟的角色；研究鸟的习性，追踪鸟的动态，营造鸟的舒适环境。逢人就讲鸟怎么鸣叫、怎么进食、怎么孵化，爱鸟成瘾，别人干脆送他外号“鸟叔”，他笑呵呵地接受了，“顺德鸟叔”成为他的名片。

进入林中，横七竖八地倒下很多胳膊粗的竹子，扯散了鸟儿精心织就的窝，几只刚孵出的雏鸟惊慌地到处乱窜；坑洼里积满了鸟屎的脏水，掉进去的雏鸟挣扎着往外爬；鸟叔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2018年，超强台风“山竹”肆虐整个广东，给竹林造成了极大破坏，加上降雨稀少，竹林里的环境恶化了，鸟儿不肯来了。鸟叔埋怨自己没有早点觉察，动手砍掉腐坏的竹子，清理地面的污水，扫除沉积的鸟粪，把竹林彻底打扫干净。

立夏，天气开始变得闷热，几场雨过后，鸟叔惊喜地发现，飞走的鸟又飞回来了。它们长时间地在空中俯瞰，反复查看林地的变化。看着飞来飞去的鸟，鸟叔的心随着鸟儿来回扯动，折腾个不停。直到日暮，鸟儿们终于返回林中了。

晚霞为夕阳披上橙红的轻纱，困倦的鸟儿归巢了，吃饱了肚子，喂完了雏鸟，趁着低垂的夜幕，喧闹的歌唱开演了。“呱呱呱”白鹭、苍鹭粗犷的大嗓门拉开了演唱会的序幕，“哦哦哦”池鹭短促尖利的呼喊启动欢唱的按钮。千般声音汇集，万种鸟儿聚会，欢乐、惬意、放纵、安然。

夜幕垂下厚重的绸裙，鸟叔坐在简易的竹棚里，沏一壶茶，听着鸟儿的喧嚣，舒心地品味茶的清香。鸟儿在竹枝间做窝，孵化，呢喃……



# 刻在壶上的情怀

张淇铭

我一直以为紫砂壶作为一种喝茶的器具，抑或说一种工艺品，它虽不能开口说话，却总是散发着浓浓的文化气息，犹如一本厚重的书籍，读起来常常受益匪浅。

在琳琅满目的造型里边，石瓢壶、井栏壶、提梁壶等被称作光货的，虽简洁却不简单，那温润的壶身、流畅的线条，除了让人百看不厌外，也往往会使人品味出藏在岁月里的那份闲适与恬淡；象形的那些所谓花货，一如南瓜壶、荷花壶、束竹壶等，又把自然界的瓜果蔬菜、花草树木呈现于一壶之上，在令人叫绝的同时又与自然界多了几分亲近与感知。这些造型历来做的人多爱的人更多，久而久之就演绎成了传统的经典款式。可是，有这么一位叫徐明生的仁兄，他从台北来到宜兴，专门从事紫砂壶的设计制作，那一团紫砂泥经他一番拍打拼接，再精雕细琢，做出来的竟竟非光货也非花货，说是另类当不过为。

作为爱壶之人，我第一次在他的工作室见识那些壶时内心生发出的竟是不可思议。

且看这款“梯田之歌”系列壶吧，壶身的上半部是一层一层叠起来的不太规则的梯田，下半部则有的雕的是河流、房屋，有的塑着一棵椰树，还有的干脆刻了一条趴在门口的狗，而壶盖上的子又是不同造型的粮仓，壶嘴和壶把则大多做成了竹子的形状；更有趣的是一把称作“李白醉酒”的壶，壶盖的盖子是两个叠在一起的小酒杯，壶身上塑着的是大概刚喝完一杯酒还陶醉于美酒芬芳之中的李白，那眯着的双眼、那嘟起的双唇，还有那挂在李白前方的那一轮明月，是多么生动！是李白在“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吗？酒仙的李白，诗仙的李白跃然壶上。

明生将生活中的风景移植到了一把小小的紫砂壶上，还是很有创意的。“其实做这样的壶也不比做光货花货容易。”明生解释说，他的每一把壶都没有现成的模子、现成的造型，都必须在脑子里反复思考掂量后再通过手工制作而成。功夫显然是要下足的，好在明生早年曾留学于台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工艺美

术底子，后又凭借数十年从事陶瓷原型工作积累的实践经验，才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路。

明生说，紫砂壶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能来宜兴捏泥做壶，在这个载体上把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呈现出来，那是他一生的快事。咀嚼明生的话，再细看那些壶，就有了别样的感悟。有两款壶大致可以为明生的话作些注脚，一款是“黄土之歌”的壶，整个壶体看上去就是一座黄土高坡，而壶身上则塑着一个头上扎着毛巾、脸上透着笑意、正在吹着唢呐的中年男子；另一款为“峡谷”的壶，壶身雕刻成刀削般挺拔险峻的断面，跨上一眼恐怕就不难想起台湾的太鲁阁大峡谷。我忽然觉得明生是在做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他在壶上呈现出来的已不仅仅是一种个人意趣，更有散落在中华大地上的自然景观。如此，明生是在把壶当纸一次次地进行着泼墨写意啊！

想来明生这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60岁开外还跑到宜兴来做壶，心头所系肯定不是一把小小的紫砂壶了。是什么呢？应该是



对我泱泱中华的深厚情怀！不信，可以把明生所做的壶排列起来，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壶虽形态不同、风格各异，但镌刻在壶上的一定是中华大地上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这难道不是他情感的真实写照吗？明生曾有言，在他余生里若能把他心里的那些景观全部呈现于一壶之上，那就圆了他一生的梦想。这个梦真够大、够广、够深的。

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明生春节回台湾探亲就一直被困在了岛上。他给我发来了新近设计制作的姓氏壶，壶身刻着一个大大的篆体，有张有李有高等等，像一枚放大的印章。这又丰富了我的想象，如果把百家姓都刻于一把壶上，那岂不又是一个大工程？而相对于自然和人文景观，中华文化符号多了去了，明生这辈子能忙得完吗？没问题。明生告诉我，他已经把他的儿子也移居到了宜兴，他做不完的壶还有他儿子，儿子后面还会有孙子。

别说了，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上，还就是要像明生这样的愚公呢。